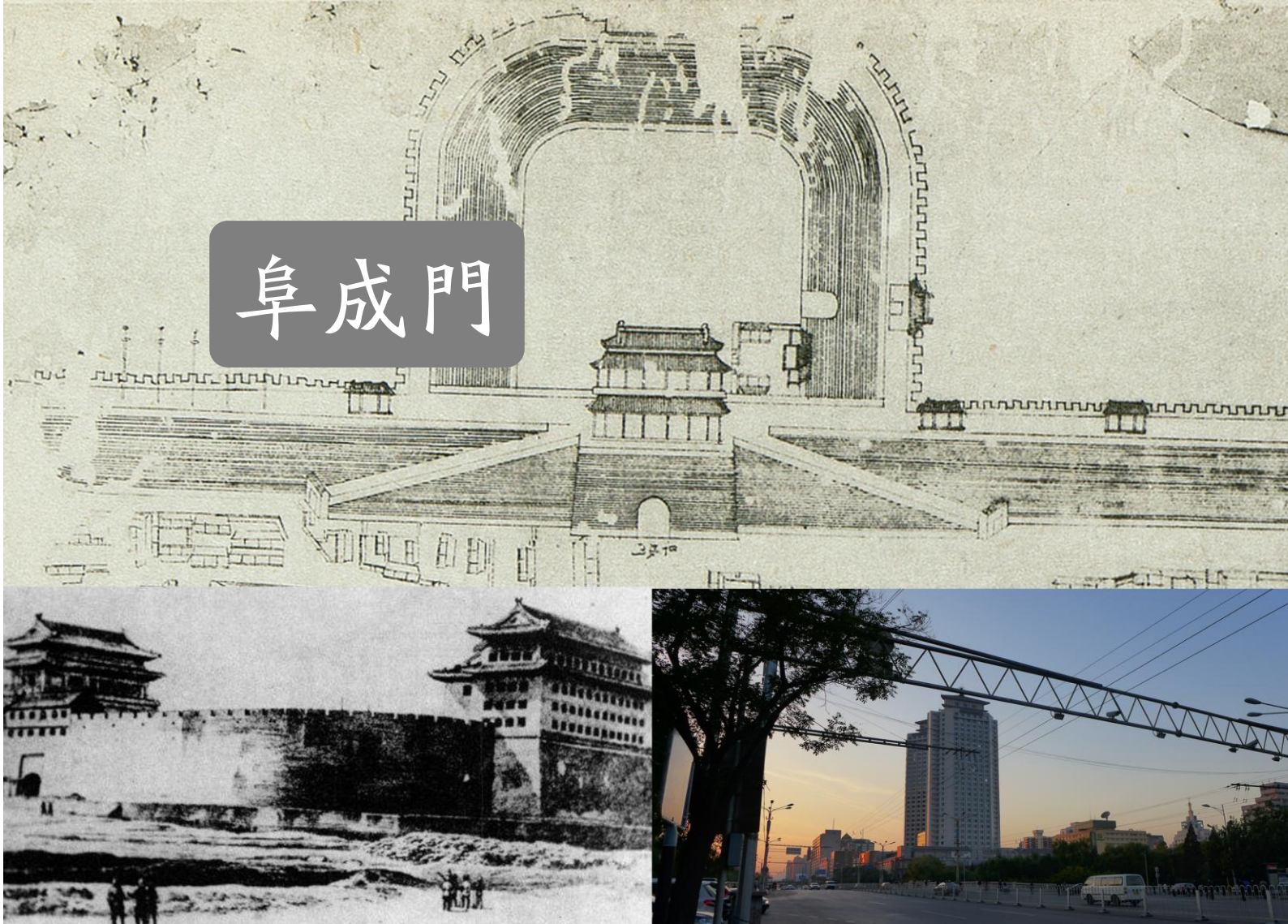


阜成門



一、概说

阜成门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等地的门户。明清及民国时期，北京城内所需煤炭由京西门头沟斋堂等处运入，必经阜成门，故阜成门又称“煤门”。在阜成门瓮城门洞内，北侧平水墙上砌有一块石条，上刻一束梅花，由煤栈客商募捐雕刻而成，谐“煤”之音意，故有“阜城梅花”之称。老北京还有“阜成梅花报暖春”的俗语。阜成门也叫“惊门”，意为安宁和公正之门，也有得此名缘于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诏令惊扰的说法。

其实，明清时期从广安门、阜成门、西直门都有通往门头沟的道路，但是以阜成门到达门头沟的直线距离最短。因此运煤队伍还是首选阜成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京西运煤大道。道路最初是土路，清康熙年间进行大规模整修后，可以通行较大的运煤车。民国初年，为了通行汽车，阜成门外开通了京门公路，这是北京第一条郊区公路。

二、名称由来和相对位置

阜成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九门中的西南门，位于内城西垣南侧，今西城区中部阜成门内大街西口，与朝阳门东西两方遥遥相对，原为元大都城西垣南侧的“平则门”。《周易·象传》云：“平亦谦之意也”，又说：“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元代取“则”为量器法码的标准器，“平则”即法度有准则之意。为政公平明察，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故名“平则门”。明初沿用，正统四年（1439）修缮完成后，取《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典，改称阜成门。

三、形制结构

阜成门由城楼、箭楼、瓮城组成。城楼为三重檐歇山顶重楼式建筑，形制与朝阳门相似，宽度略大，箭楼、瓮城形制与西直门箭楼、瓮城相似。城楼台座呈梯形，台座顶面铺设城砖，并与城垣顶面甬道相连。据张先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记载，城楼台基底宽 40.65 米、厚 29.30 米、顶宽 37.70 米，城台顶进深 24 米、高 12.11 米。内侧城门券洞高 8.64 米、宽 6.85 米，外侧城门券洞高 5.87 米、宽 5.55 米。城台内侧马道宽 5 米。城楼面阔五间、连廊面宽 31.2 米，进深三间、连廊通进深 17.6 米，高 22.61 米、连城台通高 34.7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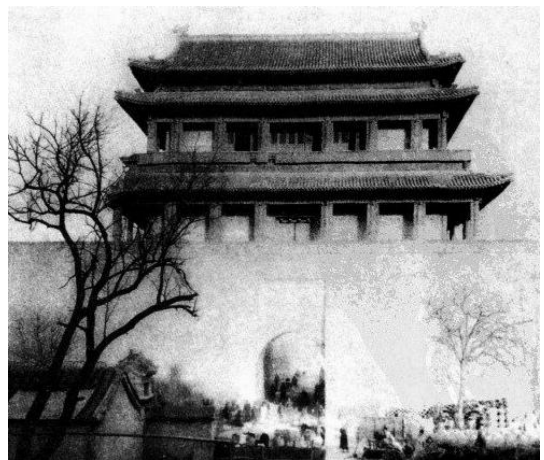


图 1：1921 年阜成门城楼内侧

箭楼形制略同西直门箭楼。台基高 13 米，底宽 39.8 米，面宽 35.8 米。楼高 18.4 米，面阔七间，宽 35.2 米，进深 15.8 米。后出庑座五间宽 28.2 米，进深 7.5 米。箭楼通进深 23.6 米，连台基通高 31.4 米，全楼辟箭窗 82 孔。

瓮城为近方形，东端二直角接西城垣，西端为圆弧形，东西长 65 米、南北宽 74 米。瓮城北侧辟券门，券门上建闸楼。闸楼形制略同西直门闸楼，辟箭窗两层 12 孔。瓮城内东北角建关帝庙，外有围墙。

四、城门变迁

至元四年（1267），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旧城东北营建新城——元大都城。刘秉忠负责总体规划设计，郭守敬负责都城水系和建筑材料的运输。刘秉忠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帝王都城建设的思想来规划，元大都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建设完成。此次建设共筑十一座城门，西、东、南城垣各三座，北城垣二座，其中西城垣南面一座为平则门。城门内为通往大内宫殿方向的平则门街，街北侧有西成坊、福田坊、集庆坊及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街南侧有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元史·顺帝纪八》载：

“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这是元顺帝在南方诸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为保证大都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平则门在内的各城门瓮城及护城河吊桥即在此间完成。

明代在大都城基础上营建北京城，改十一门为九门。西城垣除北端缩短 2.5 公里并取消肃清门、南端展拓 1 公里外，其余基本未动，平则门亦沿袭旧称。洪武四年（1371）曾修缮平则门，洪武十四年（1381）重修，永乐十七年（1419）继续修缮。明正统元年（1436），皇帝诏修内城九门城楼，至正统四年（1439）完工。此次修缮后，平则门改称阜成门，規制高于元大都城门，城楼、城门、箭楼、瓮城、瓮城门各一座。城内道路亦改称阜成门街，城外官道为通往西山的重要道路。明清历朝修葺不断，例如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就曾对城门、箭楼等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

民国二十四年（1935），阜成门箭楼和闸楼被拆除，仅余台基和瓮城。1951 年，阜成门城楼得到全面修缮。1953 年，箭楼台基、瓮城以“妨碍交通”之由被拆除。1954 年，城门南北两侧城垣被打开豁口，以利交通。1965 年，为了修建环形地铁，阜成门城楼及附近城墙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平。至此，古老的阜成门彻底消失在北京版图上。

五、周边环境

通过瑞典人喜仁龙（Osvald Sirén, 1879-1966）的描述（*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1924*；中译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徐永全译，1985 年）我们可以知道，在 20 世纪 20 年代，西直门和阜成门是仅存的未受环城铁路损害的城门，书中提供了一幅北京城门原貌的完整图景。当时阜成门城楼北面的主墙上有一间外表破旧的哨所，另有两间供街道巡警和守城士兵栖身的哨所座落在马道前的街道两侧，被几株古树掩蔽着（图 2、图 3）。据喜仁龙书中记载，当时瓮城内场地大部分被煤栈和缸瓦铺所占。关帝庙虽然建筑齐全，但是鲜有香客，摆满了瓦罐和各种废品。瓮城东南角堆满了釉彩陶器。空场后部则是煤棚和煤栈，出售煤球和煤坯，环境脏黑。到了春天，古椿树挺拔屹立、绿荫如盖。活跃的赶驴人劝说瓮城里的游人骑驴出城。一条旧式铺面路穿过瓮城城门，通往城外，循绕瓮城北侧，路两侧是店铺和小吃摊，路上有赶大车、推小车、挑担的各式人等。如果从城墙上俯瞰可以发现，凹凸相间的屋瓦大部分为灰色，只有屋檐部分是绿色琉璃瓦。

城墙从开阔平坦的地面上拔起，高大陡峭、宏伟壮观。总体而言，西城墙南段比北段更为统一，内壁表面比较平滑，不像北段那样可以攀援而上。从阜成门沿墙南行，渐渐接近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区。北城相对的宁静和萧条，到此转变成喧闹和扰攘。

在过去，三百六十行，阜成门一带都有人从事，最多的当然还是农民。农民种地多靠天吃饭，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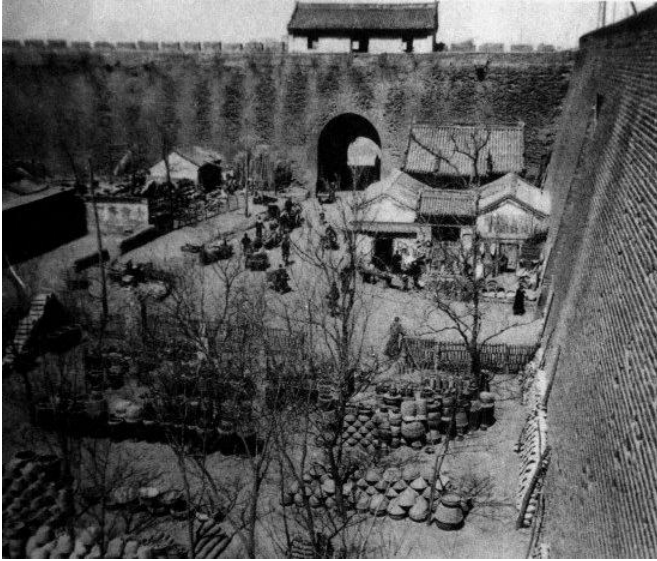


图 2：1921 年阜成门瓮城内闸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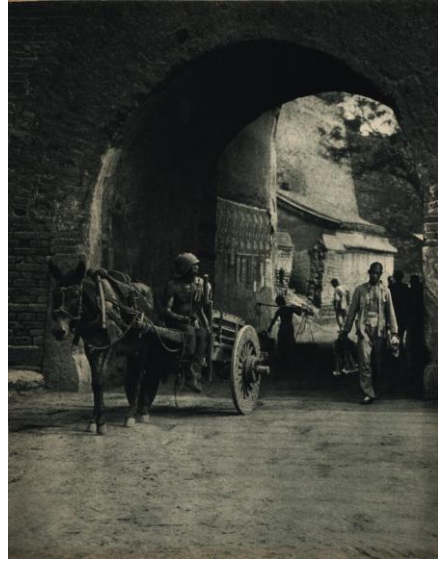


图 3：阜成门瓮城内闸楼门洞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阜成门一带的农民都会举行独特的祭祀活动。除了给龙王爷纸像叩头礼拜外，还会在中午时分往地里泼盆净水，以祝风调雨顺。阜成门一带的这个风俗一直沿袭到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前。阜成门一带的商人也有自己的习俗，每天早晨打开店铺门后，掌柜或管账先生必须手拿算盘冲着店门外摇动，预祝当天顾客多多、买卖兴隆。

无论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每年秋分时都会做同一件事情——祭月。因为明清两朝将月坛设在阜成门南侧，每至秋分，宫里必有人来月坛祭月，场面恢弘。全副武装的“御林军”沿街整齐排列，禁止普通百姓围观。不过祭祀的前后几天还是会有许多百姓来此游玩、观看。追逐皇家盛事而来的熙攘人流，无意间也为阜成门一带增添了更多商机。祭月活动终止于 1912 年，月坛随之被废弃。原来位于月坛墙外的菜市迁至月坛的外道坛墙内营业，这就是当年名列北京五大菜市之一的阜成菜市。

六、周边遗迹

阜成门街

北京所有城门都各自对应一条大街。元大都平则门内的大街称为平则门街。明正统年间平则门改称阜成门后，城内大街也随之改称为阜成门街。清乾隆时期将阜成门街分为两段，从阜成门至沟沿（今赵登禹路）仍称阜成门街，从沟沿往东至西四牌楼称为羊市大街，因为当时这里是热闹的羊肉集市。民国年间，羊市不复存在。1956 年，羊市大街的名称被取消，这条大街被统称为阜成门内大街。

阜成门内大街是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街道不长，却有多处重要古迹。元至元十三年（1276），工部在平则门开设窑厂，烧制砖瓦和瓷器。旧时北京还流传着一首名为《平则门拉大弓》的歌谣，唱出了阜成门内分布的古迹和街巷，前几句是“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

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歌谣中的“拉大弓”指平则门内的弓箭制造场所——弓匠营，现留存有东弓匠胡同、西弓匠胡同和小弓匠胡同。“朝天宫”是座落在城门之东的道教官观，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在元代天师宫原址上仿南京朝天宫修建而成，据载规模宏大，共有十三座大殿，只可惜毁于明天启六年（1626）的一场大火，如今只剩下宫门口东岔、西岔以及宫门口头、二、三、四、五条和东廊下、中廊下、西廊下等与朝天宫建筑有关的胡同。白塔寺即妙应寺，寺内建于元代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阜成门内大街北面另有两座古老的寺庙，即历代帝王庙和弘慈广济寺。



图 4：1921 年阜成门城楼箭楼北侧

普寿寺

在《乾隆京城全图》上，阜成门内的普寿寺位于水车胡同东口南侧，即现在的西城区锦什坊街 63 号。普寿寺为清真寺，始建年代不详，原占地四千平方米。寺庙门额上书“效赐普寿寺”，两旁各有一门，总计三座歇山顶石砌大门。二道门为垂花门。拆除二门影壁时发现了“望月楼”石刻匾，两旁刻有“崇祯岁次乙亥春月谷旦重修”字样。垂花门两侧有南北房各五间，南房为浴室、北房为讲堂。清真寺大殿为四破五，共有十八间，前出轩三间，后带抱厦。大殿原有三块匾，中间为阿拉伯文匾、两旁为汉文匾，左曰“原无更”、右曰“再无转”。大殿中的圣龕背向“麦加”，因麦加位于中国西部，所以大殿均坐西朝东。后窑殿由圣龕和宣讲台组成。普寿寺内有碑四块。目前这里是西城区伊斯兰教协会驻地，属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王府仓胡同

《乾隆京城全图》上的王府仓胡同东起锦市坊街（今锦什坊街），西至阜成门南顺城街，位于今西

城区。《啸亭续录》记载：“贝勒允祜宅在王府仓胡同。”允祜（1706-1755）为清康熙皇帝二十子，襄嫔高氏所生，雍正四年（1726）封贝子，八年（1730）晋贝勒。十二年（1734），允祜奉命祭陵，因称病不行，降为辅国公。弘历即位后，允祜被复封贝勒，守护泰陵，卒、谥简靖。清光绪十一年（1885）出版的《京师坊巷志稿》“王府仓胡同”条，案云：“今为贺公宅。”“贺公”指允祜之后奕贺，同治十一年（1872）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奕贺之子载铠于光绪三十年（1905）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尽管这三代人没有受封为亲王，他们的府邸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府，但是这条胡同仍被惯称为“王府仓胡同”。昔日王府如今成为北京市第三十八中学所在地。

辅国公弘皖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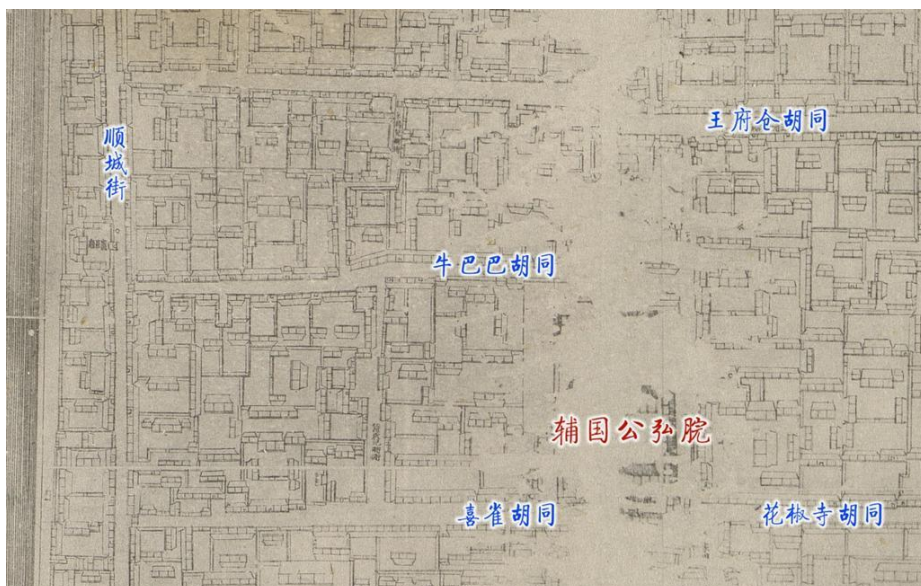


图 5：《乾隆京城全图》上的弘皖府周边

弘皖为康熙帝之孙、废太子理密亲王允初的第十二子，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被封辅国公。弘皖宅第位于阜成门附近，锦什坊街花椒寺胡同西侧的喜雀胡同东口路北，北侧为牛巴巴胡同。《乾隆京城全图》上现实的辅国公弘皖府残缺不全，仅能看出大致轮廓。弘皖府的主要建筑在东路，

大门五开间，院内有东西配房。正殿五间开，有配殿和耳房。后罩房间数量不详。

民国初年，辅国公弘皖府及其西边的数个院落成为潘复的一处住宅。潘复是民国军阀张宗昌的心腹，被我国早期报人讥讽为张宗昌的“肾囊”。西侧的几个院落改建之后成为死胡同，改称福寿里。如今，辅国公弘皖的宅第早已荡然无存，其旧址及周边变成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府邸东侧的花椒寺胡同仍保留，现在改名为华嘉胡同，府邸北侧的牛巴巴胡同、西侧的鸡爪儿胡同、南侧的喜雀胡同都已拆迁成为金融中心的一部分。



图 6：弘皖宅旧址今貌

妙应寺

妙应寺俗名白塔寺，位于阜成门街北侧，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妙应寺所处位置早在辽寿昌二年（1096）便建造过一座佛塔，后毁于战火。元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建喇嘛塔，至元十六年（1279）白塔建成。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又下令以塔为中心兴建“大圣寿万安寺”，寺院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落成。从此，这里便成为元朝的皇家寺院，也是百官习仪和译印蒙文、维吾尔文佛经之处。

至正二十八年（1368），寺院毁于雷火，唯有白塔幸免。明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敕命维修白塔。天顺元年（1457），寺庙也得以重建，建成后改名为“敕赐妙应禅林”，即妙应寺，但范围仅为元代所建佛寺的中部狭长地带。明、清、民国时期，寺院又得到多次维修。清中后期，僧人们将配殿和空地出租，这里逐渐变为北京城的著名庙会之一，北京民间形成了“八月八，走白塔”的习俗。“文革”期间，寺庙被改建占用，直到1997年才得到重修。1998年，妙应寺重新开放。

妙应寺白塔形制源于古印度的窣堵坡式，由尼泊尔工艺家建造，融合了中尼佛塔的建筑风格。白塔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历经七百年风霜仍然傲居古都，成为北京城内最雄伟的元代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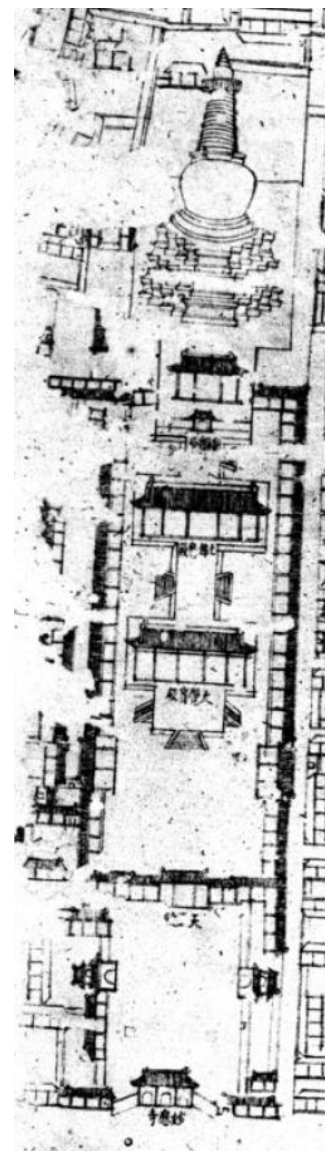


图 7：《乾隆京城全图》上的妙应寺及白塔

历代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俗称帝王庙，位于今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原址为保安寺。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崇祀历代开业帝王和开国功臣的场所，和太庙、孔庙合称为明清皇家三大庙宇，也是国内现存唯一的祭祀中华三皇五帝、历代帝王和文臣武将的明清皇家庙宇。清乾隆皇帝几经调整，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从明嘉靖十一年（1532）至清末的380年间，帝王庙共举行过662次祭祀大典。

帝王庙的主体建筑是景德崇圣殿，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标识为“景德崇圣之殿”。景德崇圣，寓意“景仰德政，崇尚圣贤”。大殿坐北朝南，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标志“九五之尊”的帝王礼制。作为重檐庑殿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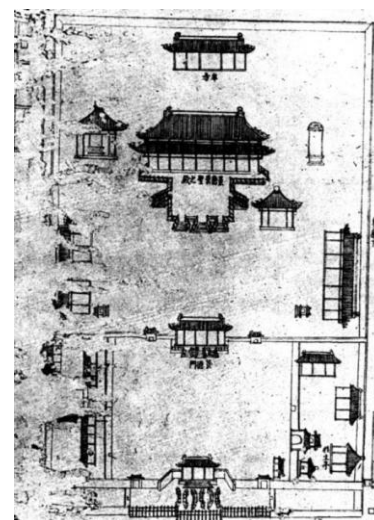


图 8：《乾隆京城全图》上的景德崇圣之殿

筑，无论形制还是细部，都显示出皇家建筑的尊贵与气派，属于最高规制。

进入民国后，历代帝王庙停止祭祀，改由教育部门使用。共和国成立后，寺庙由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使用，后改名为北京一五九中学。2004年，历代帝王庙经过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帝王庙中景德崇圣殿、景德门、东西配殿的主要构件都是明代遗物，如此多的明代遗留构件在北京的皇家建筑中极为罕见。

七、城门今昔

现在的“阜成门”已经演化成一个抽象的地片名，泛指阜成门桥附近，即阜成门南、北大街和阜成门内、外大街一带。阜成门南、北大街原址为北京内城墙及护城河，现在是西二环路的一部分。阜成门内大街是北京标志性的老街之一，自阜成门向东延伸至景山前街，道路两侧文物古迹众多，有藏传佛教寺院妙应寺及白塔，有历代帝王庙，有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弘慈广济寺等。阜成门外大街在清代时被称为阜成门外北街，20世纪50年代初将道路取直后，改称现名，街区内多现代化高楼。位于中心位置的阜成门桥为首蓆叶形全互通式立交桥，1977年建成通车。地铁在此处设有阜成门站。

站在阜成门桥上环顾四周，路上车辆川流不息，路边楼房鳞次栉比。琳琅满目的建筑形态取代了过去以城门和城墙为核心的古典氛围。从胡同里的平房院落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高度和体积的落差造成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胡同里依旧宁静悠远，胡同外却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城市裹挟着古老和现代同时前进，步履踉跄而略显迷茫。大都市里的现代人，生活得喧嚣和匆忙。而在西二环东侧的顺成公园里，有一尊石刻记述了阜成门的历史，还有一组骆驼拉煤的铜雕静静讲述着阜成门的往事。我们在本书中一再追忆的城楼和城墙已经成为虚幻的影像，只能停留在胶片相纸和数字影像中，接受世人充满怀念和若有所思的目光。



（翁莹芳）

图9：2014年11月4日傍晚拍摄的阜成门立交桥